

開放文學－社會奇情－紅樓復夢
第十八回 金雀一枝催酒陣 銀鈎滿幅寫芳名

話說姨娘們坐下，彼此讓了一回，各人放量暢飲。夢玉道：「這樣吃法怪冷淡的，咱們要行個令才喝的熱鬧。」陶姨娘道：「行個什麼令呢？」朱姨娘道：「數個重一重二不重三的，一去二三里罷。有酒有底。逢三六九用骰子趕點，不拘愛同誰擲就同誰擲。點小的輸酒。」眾人道：「這倒罷了。」雁書去取了一個骰盆、骰子來。陶姨娘道：「你令官，誰是令底？」朱姨娘道：「荊丫頭不吃酒，就派他令底。」海珠道：「這很公道。」朱姨娘吃了令杯，又派了夢玉做監酒官，「若有人門面不乾，除罰了本人外，還要罰監酒者」。眾人聽見，都紛紛各乾門面。夢玉看著各人門面都打掃乾淨，請起令。朱姨娘起令說了一，李姨娘接著也說一，蘭生接著說了兩個二。紫簫笑道「我知道，你們要擠我。」就抓起骰子，向著夢玉道：

「我擲你。」將骰子擲下去，成了三個四，三個五。紫簫歡喜道：「贏定你了。」夢玉將骰盆移到面前，擲了一個九點。紫簫趕緊叫給大爺斟酒，丫頭們拿著壺剛走到大爺面前，朱姨娘道：「大爺那裡且慢些，先給紫姑娘斟起罰酒，等明白了再罰大爺。」紫簫道：「我沒有得不是，怎麼要罰？」朱姨娘笑道：「數到你面前，連數也沒有報，你就混擲起來。大爺是你帶累的，也要罰。」夢玉道：「該罰，該罰。」叫丫頭斟上酒，才要拿起來喝，紫簫道：「你站著。這是我帶累的，酒不該你吃，讓我代你喝了罷。」書帶說：「這很公道。」文來站起來說道：「西大奶奶，你將大爺的酒遞過來。」原來祝府的內外人等，因兩位大奶奶分別不出稱呼，知道海珠住在東屋，就叫東大奶奶，掌珠住在西屋，就稱西大奶奶，以為分別。這會兒，文來坐在掌珠的上肩，所以叫西大奶奶將大爺的酒遞了過來。

掌珠就順手在夢玉面前將一杯酒取起遞與文來，文來接著說道：

「不用那個這個的，我代大爺吃就完了。」說著，拿起杯子一口而盡。紫簫道：「到底是我好妹妹。」一面說著，一面將自己的罰酒也乾了。

朱姨娘道：「今兒這酒可是罰大發了。」海珠道：「又罰什麼？」朱姨娘道：「荊丫頭、玉大爺、紫丫頭、書丫頭、文丫頭都是要罰的。」荊姨娘道：「我好好的，又不言語，怎麼要罰？」朱姨娘道：「罰的是不言語。」荊姨娘道：「你說出理來，我情願受罰。」朱姨娘笑道：「我沒有理，就敢做令官？我方才有令在先，是有酒有底。紫丫頭同大爺的罰酒，應該請底，還要請監官驗酒。大爺本身的酒，要請底官驗過，才請底官分判什麼吃法，然後才飲。也沒有這樣不遵令的人，自由自在的混相授受。書帶幫著說合，西大奶奶作過付，文來硬自受贓。你這底官疲軟無能，全不管事。你們說該罰不該罰？」

眾人聽了，都大笑說道：「罰得是，罰得是！」荊姨娘道：

「既說出理來，是我該罰。」叫丫頭斟上酒，說道：「請大爺驗酒。」夢玉站起來瞧了瞧，說道：「很好。」荊姨娘回過頭來，請令官的酒底。朱姨娘道：「要一句憲書，一句曲牌名，一個古人，一句詩，一句俗語，合攏要成文理。說完之後，將酒一口乾盡。」荊姨娘笑道：「好累贅。」陶姨娘道：「怕累贅，就別點頭。」蘭生笑道：「陶姐兒，那裡學的這樣油嘴？」陶姨娘笑道：「丫頭家，混多嘴！」說的眾人大笑。荊姨娘道：「你們聽著，先從憲書上說起。」芍藥道：

「你說罷，別要耽擱工夫了。」荊姨娘說道：「出行步步嬌，遇著壽星老，杖藜扶我過橋東，你道可笑不可笑？」眾人聽了大笑，都說道：「很好。」荊姨娘將那杯酒一飲而盡。輪著夢玉也斟上酒請底，朱姨娘道：「也照著荊丫頭說罷。」夢玉想了一想，說道：「沐浴懶畫眉，看見蘇小小，且尋花底醉春風，你說好不好？」說畢，將酒飲乾。朱姨娘道：「很好，這該紫丫頭。」金鳳道：「快斟上酒。」紫簫笑道：「罷呀！都是你們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鬧的我左罰右罰，還要多嘴呢！」如意道：「鳳丫頭，隨他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的東西！」海珠笑道：「咱們這邊別管他們的閒事。」紫簫道：「請驗酒。」夢玉瞧了瞧道：「還淺些兒。」紫簫瞅他一眼道：「這孩子真沒有良心，方才為替你代酒，鬧的罰不了。酒裡的這點情兒，你也不容。」五福道：「代酒是私情，這是公事。」蘭生道：

「快添些罷。」紫簫笑道：「我不添，怕你不同我去睡。」眾人聽了都哄然大笑。蘭生笑著，將手在他身上狠掐了一下，掐的紫簫怪嘍怪笑的。眾人笑住了，紫簫添上酒，又驗過了，然後請底。荊姨娘道：「你說人紛紛議論，就叫你飛」紛紛」兩字，一個「紛」字一杯酒，飛到誰，一口乾無滴。」紫簫道：「這倒是難事，等我想一想。」說道：「除我數起。」隨念著：

「鴟梟掛蘿薛，涼月白紛紛。」就由書帶、文來、掌珠、夢玉、金鳳、蝶板、雁書、翠翹，恰數著海珠、芍藥，一人一杯。

紫簫將酒送了過來，給海珠、芍藥也斟上一杯。海珠們笑道：

「這酒風兒吹到咱們這裡來了。」芍藥道：「喝乾了，讓他們好繳令。」他兩個將酒一口吃乾，將杯子拿著往下一覆，說道：

「酒乾無滴。」誰知芍藥的杯子裡滴下幾點來，翠翹看見連忙叫道：「芍丫頭的滴下來了。」芍藥道：「我滴在桌子上，又沒有滴在你肚子裡，要你著急嚷個什麼勁兒？」眾人又哄然大笑。五福正吃著藕，不覺失笑，噴了一桌子的藕渣，越發笑個不了。朱姨娘笑道：「芍姐兒的酒是要罰的，你且等著罷。」於是，書帶斟上酒，如意道：「我有一句話，不知說的是不是？」眾人道：「你說的一定有理。」如意笑道：「雖沒有大理，也沒有什麼不是。」李姨娘道：「是句什麼話？」如意道：「向來席上飛字只准一句詩，方才紫丫頭是兩句。我彼時要說，又看見眾人都都不言語。東大奶奶同芍丫頭也不說什麼，吃乾了酒。我這會不得不說，以後只准一句，若再兩句，就算違例，要罰。」朱姨娘道：「這說得是。」書帶道：「少說話，我請驗酒。」夢玉道：「使得。」又請底，荊姨娘道：「連身數起飛個『瓜』字，飛到誰，作十口響乾。不響一聲，罰一杯。」

書帶應聲念道：「荒畦煙雨故侯瓜。」由本身數起，恰數到雁書，五福笑道：「雁姑娘是個什麼瓜？」金鳳道：「只怕是個倒瓢兒的西瓜。」蝶板笑道：「我瞧著倒像個倭瓜。」海珠們一齊大笑。李姨娘笑道：「你們別要大家擠他，看擠出他的瓜子兒來。」紫簫道：「擠出瓜子兒，咱們正好下酒。」夢玉笑的手舞足蹈，看見雁書叫他們說的滿面通紅，趕忙跑在他背後，將手搭在他的肩下，說道：「好妹妹，你別聽他們的混話，只管斟起酒來，作十口響響的嚥下就完了。」說著，自己要了酒壺，替他滿滿斟了一杯，說道：「不要驗了，吃罷。」陶姨娘道：「你走開，讓他好吃。」荊姨娘笑道：「席面上有誰說話的就罰，靜靜的聽他咽酒。」夢玉趕忙走到自己坐上。

這雁書見他們一個也不言語，聽他咽酒，心裡越發急的亂跳，臉脹通紅，拿起杯來就咽了一大口，並無聲響。翠翹急的亂嚷道：「我的媽，多大大一點杯子，叫你喝了一大口，咽的又不響。你瞧瞧，這一點兒就夠咽九回嗎？」眾人忍不住的好笑。

雁書越發急的通紅，說道：「我願罰十杯酒，一口氣兒吃掉了倒舒服。」朱姨娘笑道：「你把那點子吃乾盡了，罰十杯酒就是了。」雁書道：「這倒爽快。」將杯子裡的喝乾了。夢玉叫取了十個杯子，一箍腦兒斟上，都是滿滿的，說道：「你請底罷。」雁書站起來請底，荊姨娘道：「左右鄰各吃一杯，十口響乾無滴。」翠翹同蝶板笑道：「咱們早知道是跑不掉的。」雁書道：「我倒要聽聽你們的響聲兒。」翠翹道：「咱們有什麼響聲兒叫你聽？」雁書道：「我不會同你們胡說亂道的，你乖乖兒的替我吃罷。」翠翹、蝶板一人取了一杯，說道：「你們都聽著，一會兒別賴。」翠翹道：「讓我先喝，別將響聲兒擾在一堆兒，聽不見。」蝶板笑道：「很好。」說著，翠翹就響響的咽了一口，眾人道：「真個響。」隨又接連咽了七八口響的。雁書道：「原來他沒有咽酒，盡是空咽的響。」翠翹道：「我只要十回響乾這杯酒就完了。還差一口，你們聽著。」拿起杯來使勁兒的一口響乾，夢玉樂的大笑。掌珠道：「你且慢樂，一會兒也就輪著你了。」夢玉道：「我學了翠姑娘的法兒，就咽一百口也響的了。」蝶板也照著翠翹吃乾。雁書道：

「再請底。」荊姨娘道：「這兩杯，左左鄰、右右鄰各吃一杯。」

先取席上一樣果子，念句古人詩，須要有果名的，不切者罰。」

雁書的左左鄰是金鳳，右右鄰是海珠。雁書站起來，將一杯滿酒送到海珠面前，又拿了一杯遞與金鳳。海珠取了一片秋梨在手內，口中念道：「一片梨花冷不消。」眾人贊道：「東大奶奶說的又切又雅。」夢玉道：「海珠姐姐，我代你吃這杯酒。」海珠道：「你又沒有吃飯，等著吃口粥，一會兒再喝罷。」夢玉道：「我很飽，連稀飯也不想吃。」掌珠道：「吃點子荳蔻，消消再吃。你是監酒，瞧著咱們吃罷。」夢玉道：「我今兒很歡喜，喝下去的酒都不知到那兒去了。」海珠道：「你既是歡喜，再歇一會兒代我喝。」說著，就拿起來一飲而盡。金鳳說：「我可不會念詩。」紫簫道：「我念，你喝酒。」金鳳應允。紫簫就將碟子外一個紅杏兒取在手內，念道：「猩血紅深杏出牆。」金鳳忙乾了酒。

雁書道：「這六杯酒請底。」荊姨道：「自飲兩杯，那四杯，一杯一杯的擲點子，順著數到誰，是誰吃。」夢玉笑道：

「這很公道。」丫頭們送過盃盆，雁書先將兩杯喝乾，然後一擲，是三個二。雁書道：「從我數起。」順著數至如意，送過酒去乾了。雁書又擲是兩二、一麼，不用說，是五福，也飲乾了。又擲了一五、一二、一麼，應該是陶姨娘，丫頭們將酒送了過去，也乾了。雁書又擲出兩二、一五，數著是朱姨娘。

眾人道：「令官今兒沒有喝酒，這倒公道。」輪著該是文來的罰酒，文來將酒斟上，請驗。夢玉道：「還要滿些。」文來就滿滿斟的齊了口，說道：「這滿不滿？」夢玉道：「很好，請令官判酒。」朱姨娘道：「文丫頭使性兒，將酒滿齊口兒，很好。就照樣兒一杯化十杯，第一杯就做了令兒的本題，敬了大爺。」文來將酒親自送夢玉口邊，一飲而乾。請判第二杯，請酒底分判。荊姨道：「第二杯、第三杯敬了兩位大奶奶今日團圓喜酒，第四至第十共七杯，席中人對花飲酒。」蘭生笑道：

「朱姨娘、陶姨娘、西大奶奶、紫丫頭、雁丫頭、文丫頭都對著花，應該飲酒。」荊姨道：「數了一數，只有六人。海珠道：

「蘭姐姐對著畫的牡丹花，倒不算花嗎？」眾人都說：「甚是。」蘭生叫道：「並沒有說對畫花飲酒，怎麼算上我呢？」夢玉道：「雖是畫的，到底是花，還對著花中之王，這杯酒更該要飲。」蘭生無奈，只得領酒，同那對花的都一飲而乾。

芍藥道：「該我的滴酒罰酒，斟上一杯請驗。」夢玉道：「很好，請判酒。」荊姨道：「你滴了四點，照樣化做四杯，取了鼓來擊鼓催花，飲此四杯。」夢玉聽了大樂，叫道：「很好。完了四杯，咱們竟是催花擊鼓，又熱鬧，又爽快。不知令官可還使得？」朱姨娘道：「很好。咱們接著竟是催花擊鼓罷。」翠翹道：「我去取鼓來。」夢玉折一枝金雀花。不一會鼓已取到，派兩個會擊鼓的丫頭，在紗外面起鼓。席面上彼此手忙腳亂，你遞我接，只聽見笑聲盈耳。丫頭們不住上酒，這一會，人人吃了個大醉。

時已月轉花梢，星移斗柄，外面鬆大人們也止戲散席，各位大老爺俱告辭回署。祝筠送鬆柱到意園的綠雲堂安歇，又派了兩個小旦在那裡伺候。然後幾對丫頭拿著玻璃手照，一直送到垂花門口，有裡面該班的丫頭、媳婦們接著照了進去，走過景福堂甬道上，吩咐到棗桂堂去。丫頭照著繞過迴廊，進了棗桂堂的院子，仙鳳、秋雲趕出來迎著，那些丫頭、媳婦們俱已退出去了。祝筠問道：「姨娘呢？」秋雲道：「在海棠院，尚未回來。」祝筠道：「也罷，且不用去叫他。」仙鳳、秋雲伺候老爺在後面套房內坐了半日，出來回到姨娘屋裡，兩個忙端水伺候老爺洗了手，脫去衣服坐在炕上。秋雲送過一小杯藥酒，仙鳳又在一個金瓶裡取了小丸紅藥，祝筠吃過酒藥。仙鳳同秋雲跪在炕上，拿鵝翎扇兒四面扇了一遍，然後下來放了帳子，一面去通知姨娘。

且說夢玉們正在擊鼓催花，歡呼暢飲，人人都醉鄉。見棗桂堂的丫頭金桔來請姨娘，荊姨問道：「誰叫你來的？」金桔道：「兩位姑娘。」荊姨道：「你來的時候，老爺還在那兒嗎？」金桔道：「已脫了靴帽衣服了。」李姨娘道：「別耽擱工夫了，去罷。」荊姨道：「咱們今兒喝一夜的酒，誰去睡覺明日吃誰的東。」陶姨娘道：「罷呀，別扯臊。誰同你賭東？咱們也樂夠了，讓大爺歇歇罷。」蘭生道：「十八是老太太大慶，十七是壽日，又是芳芸妹妹生日。我的意思，咱們公分竟是明兒，給玉大爺接風，芳丫頭做生日一舉兩便，壽禮各人自備，酒席等項交給李姐兒去辦。除掉了玉大爺、兩位大奶奶、芳丫頭四個人外，用了多少按股公派。」眾人都道：「蘭丫頭的話很是。」李姨娘道：「咱們還要公議公議，也不是一句半句說得完的，叫荊丫頭只管去，咱們商量定了，明日給你信兒。」荊姨道：「我在這兒聽你們商量。」蘭生道：

「你這是何苦呢！你去你的罷，別叫人替你耽心。」眾人聽說，都站起來一路亂推，荊姨也就將計就計的一路笑著，出了院門回去不提。

這裡翠翹們趕著叫人收拾，搭開桌子將杌椅擺好，一齊俱倒上茶來。眾人坐下，海珠道：「明兒的分子，連咱們三個都要算在裡面才得。或者玉兄弟不出分子，還有個因。我同掌妹妹又不出門，又不生日，好端端的不出分子，豈不可笑？」紫簫道：「大奶奶也說得是。咱們竟依著公派。」五福道：「派不派都容易，倒是怎麼個兒辦法？」李姨娘道：「明兒是老爺請鬆大老爺同各位太爺們在崇善堂看蘇州新到的班子演什麼《金谷園》新戲，就接著下去給老太太做生日。咱們家的兩個班子明兒都閒著。我的意思竟是早上吃麵，各人趕著辦各人的公事。午後咱們在如是園的秋水堂吃酒，就叫瑞寧班的小人兒們演新排的《無底洞》。秋水堂又寬綽，又涼快。再者梅姑太太明兒准到，咱們備一席敬老太太，就給姑太太接風。擺在承瑛堂，就著三老爺、三太太，又沒有外人，隨三老爺愛聽南詞也好，愛說大書也好，愛看戲法也好，都是現成，要叫誰，就是誰。明兒早上叫人吩咐聽事的知會那些先生們，都不要走開，在家伺候著。咱們一早就要回明老太太同太太們，賞我們半天假，大家樂一樂。錯了明兒，誰也沒有空兒。」夢玉也不等說完，喜的大叫道：「有趣，有趣！就是這樣很好。這會兒就去回老太太。」海珠們聽見了，「嗤」的一笑，說道：「你真是傻子，老太太早睡覺，這會兒還等著你去回話呢！」李姨娘道：

「你別性急，明兒請早安的時候再回不遲。」紫簫道：「事情呢，竟是一定面不可移的。這樣辦，須得要出個單，眾人才知道。」如意道：「很是。蝶妹妹去取了筆硯來，咱們起個稿兒。」書帶說：「又不做文章，起什麼稿兒呢？拿個全帖來一寫就是了。」紫簫道：「你這麼通，倒不去下場。」書帶笑道：「等著我明兒捐個監生，也去混混。」五福笑道：「那兒有個母監生？若是點名的時候，大人們問你，腹中可有文章沒有，你怎麼答應？」紫簫不等書帶回答，搶著說道：「我替你說，監生腹中並無文章，只有一肚子的濁。」掌珠剛喝著一口茶，不覺「噗嗤」一笑，噴了陶姨娘、蘭生一臉一身，大家哄然大笑。各人丫頭趕著送上毛巾，擦臉的擦臉，擦身的擦身。

書帶笑著來打紫簫，跑的過猛，不防踹著地下掃不盡的果子皮，「咕咚」一跤栽倒在地，將這些人一個個笑的彎腰曲背，話也說不出來。海珠們笑的只是搖手。夢玉一面笑著，一面過來扶他。如意笑著道：「這個才叫做監生及第。」書帶站了起來，夢玉給他上上下下的抖灰，眾人才止住了笑。蘭生道：「這一跤，只怕文章都跌出來了。」紫簫道：「人家的文章擲地是金石聲，他的文章擲到地下『撲』的一響，是塊肉聲。」眾人聽了，又復大笑不止。書帶也是笑不可仰，趕到紫簫面前，將他揪倒杌子上，使勁的在他身上混掐，笑的紫簫沒口的告饒。書帶問道：「你還敢混說不混說？」紫簫搖頭答道：「再不再不。」書帶說：「你親親熱熱的叫我一聲，才饒你。」紫簫說：「要叫你個什麼才親熱呢？」書帶道：「隨你，若是叫的不好，總不饒你。快些！你再不叫，我就混掐。」才要動手，紫簫忙道：「我叫，我叫。我的親親熱熱知心知意的監生媽！」引的眾人又拍手打腳的大笑。書帶笑道：「你還要加字眼！今兒可是要定你的小命兒！」急的紫簫「好姐姐、好妹妹、好姑媽、老祖宗、老太太」一路的混叫。書帶笑道：「罷了，饒你這小蹄子罷。」放了手，將他拉起來。紫簫雲髻蓬鬆，金釵墮地，杌子上揉壞了多少的茉莉、梔子，一面挽著烏雲，說道：

「何苦呢！將人家個頭鬧的像個什麼樣兒呢？」書帶道：「你不招我，我就惹你的嗎？」紫簫說：「是了。媽，你老人家請坐著，等我明兒買塊豆腐來孝敬老人家，賠不是。」書帶一面走著，說道：「乖孩子，饒了你罷。」眾人的笑聲那裡止得住。紫簫笑道：「不害臊的，蛋黃兒沒有長結實，就要做媽！」蘭生道：「紫丫頭，你今兒想著要笑死誰？你再惹人笑，我就撕開你的嘴。我看你還說不說！」紫簫道：「我的嘴預備下幾箱子，專等著姑娘們去撕呢。」夢玉直笑的大嚷大叫。

金鳳端了一碗煮的蓮子、扁豆、米仁、芡實，蝶板拿著個銀羹匙、一碟的雪白洋糖，都站在夢玉面前，夢玉接了羹匙，就著金

鳳的碗吃了一口，又加上些糖調了調，又吃幾口，搖頭不吃了。翠翹遞過茶來，漱了口。雁書過來給夢玉除了束髮冠，將發紮了兩個丫髻，脫去皂靴，換了雙厚底納繡滿花鞋。蝶板、金鳳伺候著解帶脫衣，穿上一件百歲衫。這百歲衫，是那些有年紀窮人的布衣服，不拘顏色，要一百個老頭子的，是老太太做了新的，給他們換了。每件衣上取一塊，鬥成一件衫子，與夢玉穿，總是一年一件。因夢玉是個獨子，又生在富貴家，恐其享福折壽，故此要借窮人壽數，替他解解災難。每晚請過安，到自己屋裡就要穿上，一年三百六十日，是沒有一天不穿的，所以這會兒金鳳們替他穿上。此事表過不提。

蘭生道：「筆硯放了半日，是誰動筆？竟請寫起來。」五福道：「大奶奶一寫就是了。」海珠道：「姨娘們不拘是那位，請寫。」陶姨娘道：「咱那字，只好上帳簿，那裡寫得帖兒？斷不寫的。」紫簫道：「什麼大不了的事，又不要你們寫了去刻碑！這也犯得上推三阻四的裝腔做勢？」朱姨娘笑道：

「既這麼著，你就一寫不好嗎？」紫簫道：「使得，我就寫。但是怎麼說法，要你們說著我寫。」海珠道：「這使得。」將杌子端在桌邊，紫簫坐著。眾人圍滿一桌，你一言我一語的商量不定。掌珠道：「我念著，你寫罷。」紫簫道：「這好極了。」

隨一面寫著，掌珠一面念道：

夢玉主人遠出新歸，我等應治一樽作解裝之會，而十七又為芳芸姐執輓之辰，凡我同人，亦當舉觴稱慶。是以擬於十六日，早為湯餅，暮治彩觴，一成兩事。集群芳於秋水堂前，杯酒雙呈，慶同好於春風坐上。禮須自備，分則均攤。敬列芳名，書知是啟。同人公具謹開：

集瑞堂陶姨娘
芳芷堂朱姨娘
棗桂堂荊姨娘
凝秀堂李姨娘
瓶花閣修雲二小姐
海棠書屋海珠大奶奶
掌珠大奶奶
介壽堂
吉祥姑娘
如意姑娘
五福姑娘
三多姑娘
怡安堂
蘭生姑娘
芍藥姑娘
春燕姑娘
紫簫姑娘
承瑛堂
秋雁姑娘
書帶姑娘
瓶花閣
雙梅姑娘
文來姑娘
海棠院
翠翹姑娘
金鳳姑娘
蝶板姑娘
雁書姑娘
集瑞堂
婉春姑娘
疏影姑娘
芳芷堂
慶兒姑娘
閨梅姑娘
棗桂堂
秋雲姑娘
仙鳳姑娘
凝秀堂
秀春姑娘

素蘭姑娘掌珠念著，紫簫一路寫完。從頭念了一遍，說道：

「好是很好的了。但是我在這兒寫，怎麼將我的名寫在前頭，明兒不要叫這些姐姐們罵嗎？」掌珠道：「有人罵你，你說我一路念著，一路寫的，橫豎罵不著你。」只聽見一個人走近來笑道：「我頭一個就要罵紫簫。」眾人抬頭看那進來的不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